文/大同教會 陳薰芬

## 耶穌恩臂懷抱我(下)

做聖工讓我們與神更親近,常感覺耶穌恩臂懷抱著我, 因為神會為我們預備得剛剛好。



在印尼被主醫治後,我心裡很明白,我的病只要走到甲狀腺有問題時,就是與神約定的時候近了。

卸除了契長的職務後,我算了算十年快到了,我跟主說:「如果祢讓我一卸任馬上就出事,這樣不好,會不造就人。我不想有人因此跌倒,求主再給我兩年。」

此時,我的甲狀腺開始不舒服了,雖然知道 生命快到盡頭,但我想積極、樂觀、上進才是生 命的本質,也是基督徒應有的態度。做該做的 事,説應該説的話。在我手上也還有未完成之 事,儘快去完成它。

同時我也安排自己去上想上的課,我也對我 認識的人交代了後事(都沒人放在心上),那時 的我,甲狀腺已非常不舒服,先生要我再去看醫 生,我拒絕了。

我想到已經很久沒看到雪了,想去韓國雪嶽 山看雪圓夢,縱使那時的我,腳已出現水腫,我 還是出國了,因為我想看看天、看看地,看看這 個美麗的世界。



先生這次會讓我出國,乃是因上次在印尼時的經歷,那次我身體回來時變好了。而這次主卻一路帶著我,走完五天行程。

回程時,還讓我坐頭等艙回台灣。回國的第二天早上約十時許,到榮總醫院掛急診,經過一整天的折磨,滴水未進,當晚終於承受不住,昏迷了。那時我的昏迷指數從9一直往下掉直逼到1,每分鐘心跳則達到160-180次。

而我最後的記憶是,護士要抽血,但一直抽不到,這時教會有位在榮總醫院 當護士的姊妹進來説:「我來抽」,我就放心的睡了(陷入重重的昏迷)。

人們常說:「剎那即是永恆」,在那刻,我看到很亮的地方,我轉過頭不願意看那裡,因為聖經有說,見主面必定死,因為我還不想死,我聽到旁邊有人,應該是天使。

他對我說:「妳可以安息了,妳做的工已經盡力了。」我說:「我不要。」 「為什麼不要?」「因為不是盡心盡力,因為我少了一個心,只要我在世上有一 點點的用處,主都該讓我回去!」也不知過了多久時間,我聽到有人深深嘆了一 口氣,於是我就在病房醒來,醒來時看見護士把儀器推開。

我的病名叫做「甲狀腺風暴」——多重器官衰竭。根據旁人的説法,因為我的昏迷指數掉得很快,急診室的人不願救護,因為通常甲狀腺風暴的人,救活的話也是成為植物人。

那時有位北投教會的弟兄來看我,他說:「怎麼兩天多了,薰芬姊還在急診室加護病房呢?」他有熟人在加護病房工作,就打電話安排,請加護病房安排我去重症加護病房診治。

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中,我聽到有聲音告訴我:「薰芬姊,我是XXX,等一下我帶妳上去二樓,我們會盡力醫治妳。」

那時候的我,全身水腫,整個人全部的器官都泡在水裡,醫生經過評估後,決定犧牲腎臟,用洗腎機抽掉了身上10多公斤的水,為了效果更快,先生答應自費加入白蛋白(可幫助人體快速脱水)。

葡萄園的孩子們,也有其他人在榮總醫院上班,他們發現醫生用許多藥試著醫治(用藥已達人體極限),看我有沒有反應。因為洗腎的關係,身上缺血正在輸血,他們還來抽我的血去檢查,先生看了非常心疼。

我在加護病房待了19天。事實上,我搞不清我在哪裡,不明白為什麼先生來了又出去?大家都來了又出去,我只知道我要回家。一直到先生問我說:「妳出去要住幾人房。」我伸出指頭比2,就轉到普通的二人病房了。

通常洗過腎的人,要一輩子洗腎,轉到 普通病房後,我説:「我不要洗腎,我的腎 它會恢復功能的。」那天,真的就抽不出水 來,勉強抽了一公升。水腫消了後,全身體 重剩下40公斤,賴英夫長老還為我拍照留 念。

剛到普通病房時,為了讓我好睡,藥中 加入安眠藥,沒想到我對安眠藥不適,讓我 痛苦異常,智力退化像三歲小孩。 為讓我獲得更好的照顧,外子請來看 護。一日,看護疏於責任,當時我的點滴已 空她沒發現,讓空氣注入身體。這時,我的 小姑帶著立力和嘉祠同時到達病房。

他(她)們發現連忙通知護理站,當護士用注射器從點滴線中往血管抽出空氣後, 小姑大聲地訓斥看護,因為空氣進入人腦會 讓我成為植物人。感謝主的憐憫。

走過了死蔭幽谷,幾天後,醫生停掉安 眠藥,我的智力漸漸恢復,意識也清楚。 那天早上我被自己腦中的歌聲嚇一跳,「主 啊!今賜大權能,主,今賜大權能。主啊! 今賜大權能,用聖靈洗各人。」它不住的 唱,我的心好激動,眼淚泛出久久不能自 已。

早在意識恢復清楚後,外子便把手機給 我,那時我知道它是我的,可是我不大會 用,只知道,它響時,推開可以通話(對著 手機,我一籌莫展)。但此時的我,竟拿起 它傳簡訊給大姊薰芳,打手機給嘉祠,請他 們幫我找一找是哪一首讚美詩。我的能力、 智力回來了。哈利路亞、讚美主!

在醫院,照超音波檢查,因為我脖子有 多粒甲狀腺球,要做穿刺才能知道是惡性 還是良性,我不想做,醫生說:「早晚都要 .....

做,因為預定七月份動手術,割除大部分甲狀腺球。」

我心想:「主既要我醒來,一定有祂的 用意。」我決定回家禱告靠主。在4月回診 時,醫生發現脖子的甲狀線球沒有了,而且 我身體恢復得很快。

醫生告訴我,我屬特殊病例,通常甲狀腺風暴的人,只有二條路,死或成為植物人。美國有位新陳代謝科80多歲的醫生, 聞此病例為我飛來台北,因此,榮總醫院又動員新陳代謝科醫生,為我做了一次詳細檢查,結果完全正常。

目前的我,甲狀腺指數正常,腦下垂體 仍有些偏低,醫生説若指數恢復正常,就可 以斷藥。

有趣的是,2011年2月回診時,醫生忽然要我做癌症篩檢,他們懷疑這可能是某個原因(正研究中)而引起甲狀腺風暴。

在剛住院期間,外子於公司、醫院、家裡三方忙碌,卻不敢告訴女兒真相。沒想到女兒早已從臉書(facebook)中知道真相,因為教會中的哥哥、姊姊們早已在網路連線,成立禱告團契代禱中。多年的宗教教育,讓女兒把著急與痛苦放在禱告中,不敢

加重父親的負擔。

而我是學習到最多的,因為不只感受到 親情,更多的是同靈的關懷,再次的蒙神恩 典。感謝主的憐憫,因耶穌恩臂懷抱我,讓 我得以安穩。

神是信實的,只要跟神約定,就是約定,神愛我們,並不勉強人要做聖工,但我還要說:「做聖工讓我們與神更親近,常感覺耶穌恩臂懷抱著我。」因為神會為我們預備得剛剛好。最後,再請大家為我禱告,讓我早日停藥。願一切榮耀歸天上的真神,阿們。

